

## 曾经，黑龙江女子监狱警察力劝犯人学法轮功

【明慧网】法轮大法对提高人的道德及祛病健身的效果极为显著，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，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警察，对那些身体不好、难以管理的犯人，都力劝她们学炼法轮功，这让许多犯人洗心革面，做好人。那时，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有多名警察和八十多名犯人接触法轮大法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监狱不许再炼法轮功。但也有很多人不畏强暴，坚持修炼。冯海波、陈香云、肖淑珍、宋亚云、武淑芳、迟汉平、高秀珍、高国波、赵凤霞、冯淑荣、谢亚芹这些服刑人，虽然遭到残酷折磨、不给减刑等迫害，但她们仍然选择坚定的修炼法轮大法。

冯淑荣入狱后，狱警认为她脾气不好，不好管，说学大法能变好，打着嘴巴子强迫她炼法轮功。一九九九年七月后，狱警又找冯淑荣谈话，逼她写保证“转化”。冯淑荣说：“我不炼时，你们逼我炼，我现在在大法中受益了，改掉了许多坏毛病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了，你们又不让我炼了。我告诉你们：这个大法我炼到底了！”狱警无话可说。

高国波，人生中一个失手犯下了大错，被判死缓。她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遇上法轮大法，从此脱胎换骨。以下是高国波叙述自己在狱中的经历，她说：

### “是师父把我变好了”

我生活坎坷，早年丧父，只上了小学二年级。十八岁早早嫁人，两年后离婚；第二任丈夫结婚半年又横死；二十四岁时嫁给一个大我十岁的山东人，有了孩子。我们住在孙吴县偏僻的大山里养牛、养木耳。老家邻居丫头来东北找对象，住在我家，老山东竟然对人家十七岁的孩子下手。我俩本来就总打架，这回一气之下，我用



砸木耳的锤子失手将他砸死了。我投案自首，被判死缓。那年我三十岁。

一九九二年三月，我被关入黑龙江女子监狱。高墙铁网，吃着窝头，每天都是无日无夜的干活，我想自己这辈子算完了，破罐子破摔了，撒泼打人，下狠手，卖被罩换烟抽，六、七两白酒下肚就啥也不想了，没完没了的骂人，有一次我骂了一整天，把人家气得犯了心脏病。

一九九八年，我三十七岁，这心眼不好，心脏也坏了，动不动偷停，还患有脑动脉硬化、胃病、毛囊炎、过敏性皮炎，在监狱干活是白干，可要治病得自己花钱，我也没钱，虽然干活好，一路从死缓被改判无期、有期十九年，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啊？就是能活到那时，又病又老，上哪去呀，谁收留我呀？我心里没着没落，不敢想，不敢想。

真没想到，天大的好事让我遇到了。病号监区有人炼法轮功，郑桂杰、刘文英他们都说身体非常见效。我认识她们，跟着就炼上了。身体马上就好了，真是一身轻。我文化不高，还带着几个不识字的一起学，师父告诉我怎么做个好人，我心里象开了一扇窗，敞亮了。师父还告诉我们，从好人起步，要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是修佛的。师父不嫌弃我这样的人，还要度我。我有出路了！

烟，戒了；酒，不喝了。更不能打人骂人了，咱修“真、善、忍”，那还能那样吗？那时就想啊，早学法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杀人，不能犯罪，害人害己。这辈子就是知道法晚啦！

队长干事都支持我们学，谁身体不好，谁难管理，警察就劝：你学学法轮功吧。那时监狱有百八十人学大法的。那时候大法书奇缺，外面的同修帮着送来书了，我们那个高兴，一人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学了一年，几个不识字的也能念下来了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，江泽民发疯了，开始迫害法轮功。狱警就找我们了，说政府不让炼了，得写保证。我就写：政府是政府，我是我，法轮功好，我自己知道，法轮功我是一定要炼到底。我们一监区几个人都说还得炼。那以后，就开始迫害我们了。

那时候，外边的大法弟子开始去北京依法上访，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个姓刘的警察因为进京上访被开除了。我们这些在服刑期间得法的大法弟子开始被关小号。打、骂、残害得很厉害。

我们不写不炼保证的就开始押小号。放出来学法、炼功，再关，还炼再关，在小号我们也炼。一直断断续续关到二零零零过年才放出来。小号没有床，冬天没有暖气，阴冷阴冷，冻得没招没招的，还戴手铐锁地环。不让穿鞋不让穿袜子；不给吃饱，三天给一个牛眼睛大的窝头一勺稀粥，饿的我们一个个大眼睛瞪瞪着，脖子都抬不起来；没办法我们绝食，他们就摧残性灌；后来说不饿我们了，然后用大海碗做饭，必须吃完，撑得难受。打、电、冻、饿、灌、撑，就是想尽办法折磨人。

二零零一年，开始有外边的法轮功学员被送来，二零零二年就来了好几百人，我们就一起反迫（转下页）

# 哈尔滨王秀芝老人被迫害失明八年

【明慧网】哈尔滨市阿城区王秀芝老人，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体健康，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到能读大法经书，可是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成了失明的人，至今已在黑暗中煎熬了八年。

下面是王秀芝老人的讲述：

我叫王秀芝，今年八十岁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继电器厂的一名退休工人。一九九六年五月的一天，在邻居的介绍下，我走入法轮功修炼，很快，多年的胃下垂、十二指肠溃疡、风湿腿疼等疾病不治自愈，

没花一分钱就好了。

我不识字，看到别人都能看师父的讲法，我很着急，老伴天天陪着我，每天早起读《转法轮》，渐渐的，我就能读《转法轮》了。修炼后，不但我的身体好了，还识字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：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。

然而，江泽民妒嫉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，出于妒嫉，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从此我和我的家人再无宁日。

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晚，我们三名七十多岁的老人到阿城区料甸乡三

家子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，被料甸乡派出所警察绑架。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三个月，遭勒索一千两百五十元才被放回家。

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，我又被警察绑架、关押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，期间，我眼睛看东西渐渐模糊。

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，阿城区六一零、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合谋将我非法判刑三年。二零零七年十二月，我被非法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在九监区被迫害三个月后，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瞎子。◇

## “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迫害啥？”

【明慧网】“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迫害啥？”这是一名中共基层人员和法轮功学员谈话时说出的的一句话。在明慧网，我们经常看到，目前在大陆一些地区，中共与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举步维艰，不要说进一步推动迫害，就连最起码的维持都十分困难了。

尤其是诉江（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）大潮开始后，许多公、检、法、司基层人员都在为自己找退路，不再参与迫害。

### “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迫害啥？”

前不久，一位法轮功学员和笔者说起这样一件事，虽然让人感到好笑，但说明中共的这种迫害早已不得人心，难以进行下去了。二零一五年九月，那位法轮功学员所在的乡镇开始策划迫害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，镇邪党书记、综治办主任把各个村的支书集中到一块开会，要求配合打压各村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。

当问到他们村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时，这名村支书连连摇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村没有法轮功。”

综治办主任说：“没有？这名单上有好几个？”

“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人家炼个功，有啥不好？把我逼急了，我也炼法轮功，你们把我也抓起来吧。”

综治办主任不好撕破脸皮，苦笑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，没有就没有吧。”

在这位支书的抵制下，该村的法轮功学员诉江后，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骚扰。一次，这位支书和本村的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，那学员说：“你保护了大法弟子，你将来会有大福报的。你看那些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、周永康、李东生，他们有几个好下场的？”

村支书：“是呀，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迫害啥？”

### 看守所拒收法轮功学员

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，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黄贵芹因诉江而遭到当地警察绑架、抄家，随后被劫持到邯郸看守所，但让这些警察没有想到的是，看守所不接收法轮功学员，参与绑架的警察只好将黄贵芹当日释放。这样的情况还很多。

中共迫害法轮功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，由上到下，一直贯穿公、检、法、司、街道、村委等职能机构，并由这些部门的人员具体实施迫害。但我们现在看到公、检、法、司基层这些部门的很多人都不想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，都在找退路抵制迫害。出现的这些情况足以说明，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的越来越难以维系了。◇



（接上页）害，争取学法、炼功环境。就是这么残酷迫害的状况下，还有刑事犯人学大法，光我知道的我们监区就有七个。大法好，那人谁不想好呢？

过去骂人那是我的“特长”，修炼大法后不骂了。警察逼迫我骂大法，骂我师父，不骂就打。我坚决不骂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人能骂父母吗？医生给人治好了病，这人能骂救命的医生吗？我师父把我转变成修真、善、忍的好人，江泽民让我“转化”到哪去？转成一个满嘴谎话、背叛师父的坏蛋？我可不愿意，谁说啥都没用，就是把我骨头砸碎也没用。

因为我坚持修炼不“转化”，狱警使劲折磨我不说，干活不给分，二零零八年该出狱不给减刑，我又被多关了六年。二十二年前，一个罪人低头走进监狱大铁门，那时我是一个没有尊严、彻底绝望的人。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，我走出了监狱，挺胸抬头，因为师父把我变好了，心好，身体好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◇